

扶輪交易

撰文：Kevin Cook

插圖：Greg Clarke

這個有 92 年歷史的扶輪社本來是個
「我看人——人看我」的地方。

可是社員人數日漸下滑。

有一位社員採取獨特的方法來吸收新社員，
就從該鎮的民間領袖開始。

有人的徽章要擦亮嗎？





市長用有趣的表情看著我。
「你說你要幹嘛？」

「市長先生，填補一些路面坑洞。我想要證明我們扶輪社不只是說說而已。」

市長大衛·納克威茲 David Narkewicz 和我坐在麻州北安普頓 (Northampton) 市政府的辦公室裡，在他前任者之一卡爾文·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註：1923 年成為美國第 30 任總統）的肖像附近。我告訴他我可能也擅長用帶釘竿來撿垃圾。我保證不會傷到他任何一位選民。

他說：「你的用意很好，可是真的不必要。」他的電話此時響起；他要去開會。可是我還不死心。總算有一次我不是在對抗市政府，而是試著討好。

我解釋說：「如果你給我事做，你就會多一個理由派代表到我們扶輪會議。這是雙贏

的事。」

他握了我的手。「我再跟你連絡。」

我隸屬北安普頓一個小型扶輪社。這是一個忙碌的大學城，人口超過 2 萬 8 千人。這裡曾經有一個蓬勃發展的扶輪社，社員多達 92 人：醫師、律師、銀行總裁，甚至還有生產美國陸軍用刺刀的北安普頓刀具公司 (Northampton Cutlery) 的老闆。

可是慢慢地，這個扶輪社流失社員及影響力。市長每年會到我們的星期一例會發表演說，可是他不是社員。當地各銀行的總裁也不是，部份原因是地方性銀行已經快絕跡——被大型國際銀行併吞。今天，我們的社員包括一名銀行經理、幾位律師，以及一名脊骨神經醫師，可是扶輪例會——曾經在豪華的北安普頓飯店 (Hotel Northampton) 舉行——

不再是「我看人，人看我」的盛會。

菲爾·蘇利文 Phil Sullivan——現年 74 歲、加入扶輪 45 年、六度擔任社長——記得所有北安普頓民間領袖都是社員的年代。蘇利文說：「可是時代改變了。我們變老。1967 年我跟我爸爸一起出席例會時，我是最年輕的，到了 2011 年我 67 歲，我還是在最年輕之一。」

今天，我們有 92 年歷史的扶輪社有 30 名社員，跟史上最低的 19 人比稍有起色。蘇利文說：「一切從一場例會開始。首先，你必須讓人來參加。他們或許會入社，或許不會，或許他們會告訴朋友。不管怎樣，你讓他們淺嚐一下扶輪，當作一個開端。」

感謝蘇利文，我們的例會確實比以前好。在多年的保溫自助



午餐之後，蘇利文把例會地點搬到一間高檔義大利餐廳。史波雷托 (Spoleto) 午餐時段不營業，老闆柯羅帝歐·奎拉 Claudio Querra 也無法靠該社提供的每人 20 美元餐費來供餐。可是他和蘇利文想出解決辦法：現在這間餐廳星期一提早開門專攻扶輪社使用，提供特殊菜單，讓雙方都負擔得起：沙拉、甜點，以及主菜四選一，包括你在波士頓這一帶所能吃到最美味的鮭魚。在史波雷托舉辦例會提高了出席率及社員人數。

可是，增加社員依然是個挑戰。我們對扶輪在各國的作為感到振奮，卻為了在本地維持地位而奮戰不懈。2018-19 年度社長，在本地醫院擔任發展職員的珍妮佛·馬哥里斯 Jennifer Margolis，以及 2019-20 年度社長，房地產仲介葛雷格·狄布林狄西 Greg Dibrindisi ——並在蘇

利文的偶爾協助之下——一起努力執行小型扶輪社的例行工作——也就是說，多到分身乏術的工作。他們空閒的所有時間都花在讓該社保持運作，並盡其所能提高知名度，用老舊的方法吸引新社員：和同事及朋友建立人際網路；握手；贊助或參與各種民間活動，包括陣亡戰士紀念日遊行、藝術拍賣會、高爾夫球賽、以及去年秋天舉辦第一場「海鮮濃湯及葡萄酒節」(Chowder and Wine Festival)。他們沒有時間規劃可能讓我們多一兩個社員的花招。

這就是我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在職員處理正規事務時，我想由我這個相對新的社員來和北安普頓的民間領袖見面，鼓勵他們支持扶輪社，應該是好主意。我的方法比你們想的簡單——而且有趣的多。

在納克威茲市長之後，警察

局長喬蒂·卡斯普 Jody Kasper 是我名單上的下一個人選。她自 1998 年便擔任北安普頓的警察，2015 年後出任警察局長——成為第一位擔任這項職務的女性。我們談論在我們這樣的小鎮當警察所面臨的挑戰：類鴉片藥物成癮風潮；防止員警為了薪水跳槽到州警局；偶爾的性別歧視。卡斯普說她很喜歡幾個月前到我們扶輪社演講，希望我們可以在警局臉書按讚表示支持，讚揚做善事的員警，或許也可以寫信支持。

她說：「我們即將舉辦警察日活動。我們會邀請大眾進入警局。小孩子可以試穿警察制服，瞭解我們所做的事。民間團體會搭起攤位，接觸人群，宣導他們的目標。如果你們願意也可以設置一個攤位。」

我說：「我們會參加。此外，市長有提過要派人參加我們

的每週例會嗎？你可能是代表本市參加我們例會的人之一。」

「每個禮拜都要？」

「不是，用輪流的。或許你去一個星期，消防隊的人去下個星期，偶爾換市長出席。」

她說：「我沒聽過這件事。」

「這聽起來可行嗎？如果我幫忙留意犯罪會有用嗎？」

卡斯普說如果我看到什麼，就應該說出來。同時，她認為她的員警可以處理好警察的事務。至於出席我們的例會，「你的計畫聽起來可行。」她說如果市長參加她就加入。

消防局長杜安·尼寇斯 Duane Nichols 也一樣，他自稱是扶輪的粉絲。當我出現在他的辦公室——大廳對面是本市閃閃發亮的四輛消防車——他說：

「貴社送給我們一些煙霧偵測器和心臟去顫器。」在對我們這樣的團體演說時，尼寇斯強調消防安全的三個要素：每戶人家應該有可用的煙霧偵測器；每個家庭應該有一個火災逃生計畫；家裡的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逃生後的集合地點。最後一個我沒做到，可是那很重要。他說：「你最不樂見的事情是有人重回火場去救一個早就安全逃出的人。」

尼寇斯主動表示願意再到本社演講。我說：「我們很歡迎，可是這是邀請你以準社員身分出席例會。你，市長，其他民間領

袖——不只是因為你們很重要，還因為你們有人脈。」他底下有 68 名消防員。市長監督幾百名全職及兼職員工。如果像他們這樣的人投入扶輪，這樣的投入會在這個有 365 年歷史的小鎮產生漣漪效應。

他說：「聽起來有道理。我會去參加例會。」

為了表達謝意，我從他桌上的面紙盒抽出一張擦拭他的徽章。

接著我晃到北安普頓飯店，這些年來造訪過這裡的賓客從柯立芝、甘迺迪、尼克森總統，到音樂人大衛·鮑伊 David

Bowie、巴伯·狄倫 Bob Dylan、約翰·梅爾 John Mayer。我想要跟老闆曼索爾·加利巴夫 Mansour Ghalibaf 打聲招呼。他是義大利移民，在這個新國家從會計職位一路打拼上來。加利巴夫的住家在 1 小時車程外，可是他是本社社員。他邀請我們以優惠價格使用他的豪華飯店來做「任何事」。在飯店大廳辦扶輪主題的漆彈比賽？「好吧，幾乎任何事。」我給他一本我寫的美式足球書，上頭寫著送給「一個愛國者隊迷兼愛國者」。

在本地超市「停下來買」(Stop & Shop)，我承認有「停下



來拿」(Stop & Shoplifting，後者為順手牽羊之意)。這點幾乎是熟食部自找的，大喇喇展示熱呼呼的辣味薯條。大家一向都知道我會偷根薯條。經理麥克·藍基 Mike Renkie 不只原諒我，還答應我要來參加扶輪例會。他也在該店的年度顧客感謝日活動中給我們一個攤位，在正面展示櫥窗也留位置給我們。我們的海鮮濃湯節就在那裡宣傳，跟 8.99 美元的紅鮭魚排放在一起。

在我們下一場週一例會，我聆聽其他社員的招募行動。財務顧問海倫·布雷茲 Helen Blatz 陳述一個錯失的機會。她說：「還記得我曾帶來例會的朋友嗎？我本來以為她會加入，可是她最後選擇 BNI。」這是在我們這樣的小鎮所要承受的風險之一：除了扶輪，其他服務及商務

組織也會招攬會員，包括同濟會、獅子會、青商會，以及這裡提到的國際商務網絡 (BNI)。布雷茲說：「外頭競爭很激烈。你邀請人的時候希望看到對方心動的眼神，可是並不一定都會有。」

蘇利文還記得扶輪只限男性入社的年代，是他協助招募布雷茲及其他幾位女性社員。他朝接替他出任社長的珍·馬格里斯 Jenn Margolis 點個頭後說：「她們即將接手。幹得好。」他讚揚讓扶輪社多元化及大幅降低社員平均年齡的努力。「現在我們已經有像珍及丹·薛佛 Dan Shaver 這種 30 幾歲的社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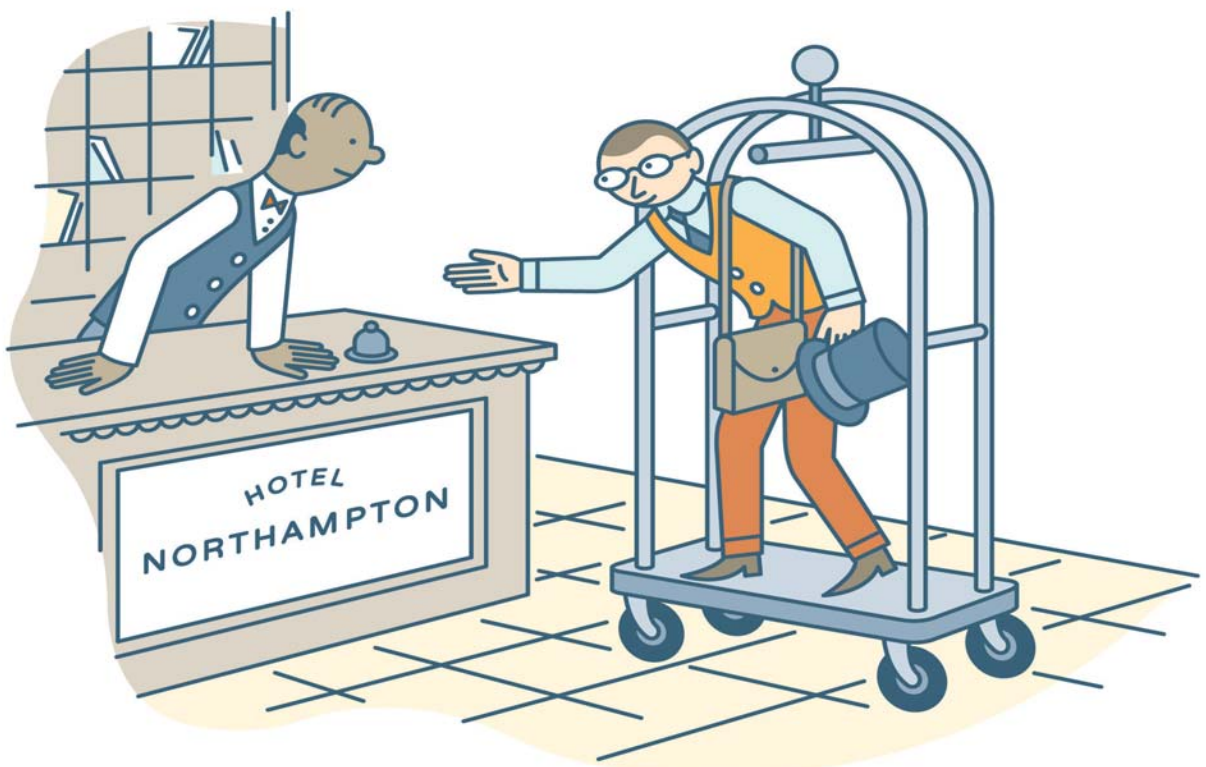
身為整脊神經醫師的薛佛希望本社可以取得伊文斯敦國際扶輪總部的協助來改善網站，利用網路接觸年輕人。此

外，他希望找全國終止家庭暴力網絡 (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的安全網計畫 (Safety Net Project) 主任艾里卡·歐爾森 Erica Olsen 入社。她是他的太太。

高齡 90 幾歲的包伯·馬哈爾 Bob Mahar 每星期在本社負責帶唱。他說他十分支持吸收較年輕的社員，「可是我不打算唱饒舌歌」。

本社財務茱莉·柯雷門 Julie Clement 報告說我們已經流失好幾名社員，雖然她沒有對他們的離開表示惋惜。她說：「他們是 RINO —— 掛名的扶輪社員。他們不出席，不繳社費，所以我們把他們從名單中剔除。」

再來是塔拉·布魯斯特 Tara Brewster，綠野儲蓄銀行 (Greenfield Savings Bank) 的業務





推廣副總裁。布魯斯特在許多方面都是理想的社員人選，年輕，有活力，關懷社區。可是她無法每週出席例會。她說：「我們共同的感覺是時間不夠。我積極參與各種委員會及理事會的會議以及人道工作。可是在一個日漸虛擬化的世界，真實的關係比以往都更重要，那就是扶輪的優勢：在扶輪社員之間及扶輪社員與社區之間建立私人關係。這種面對面的互動十分重要，不僅是對事業成功而言，也是人類對歸屬感及更深入認識彼此的渴望。」

幾天後，布魯斯特稍來消息：她將加入本社，連同她3名同事。他們的事業會員資格要求他們每個人一個月出席一次例會。不僅如此，綠野儲蓄銀行也成為海鮮濃湯節的贊助廠商。

包括除名的掛名社員，本社在過去半年流失6名社員，增加7名。還有9位——包括市長、警察局長、及消防局長——將共同成為事業會員。這是個起步。

「庫克先生嗎？我是安妮，納克威茲市長辦公室。」

是的，市長回覆我消息。隔天早上，我到北安普頓公共工程部報到。「林業、公園、及墓地處」的林業主任兼樹木管理主任理查·帕拉西里提二世 Richard C. Parasiliti Jr. 丟給我一件螢光黃的背心。我的工作：跟他的工程人員一起完成一次輪班。

接下來，我就坐在一輛載著300加侖水箱的卡車裡，一路顛簸穿過鎮上，查看市政府維護的數百棵樹的一部份。跟著我魁梧的夥伴強·阿爾索夫 Jon Althoff 一起坐在車裡，我學到街道與人行道之間的草地在麻州這裡叫做「樹帶」。我瞭解到樹木會受到甲蟲侵擾、歐洲舞飛蛾攻擊、汽車及卡車的撞擊、除草機、火山口式覆蓋物的傷害。阿爾索夫指著堆在「停下來買」超市外一棵樹的樹幹周圍的覆蓋物說：「這就是火山口式覆蓋物。它們會讓樹無法呼吸。」覆蓋物讓水無法抵達樹木根部。「你要的是圍著樹幹的一圈環狀覆蓋物。」

我們在一所小學停車。阿爾索夫啟動我們卡車的幫浦，把

水管交給我。我們鎮上新種的樹木享有跟火山口式覆蓋物完全不同的待遇：一個名叫「樹鱷魚」(Treegator) 的大型綠色袋子。這些樹鱷魚可以裝20加侖的水，慢慢釋放，提供最完美的水量。

我的樹是一棵橡樹苗，沒比我高多少。要讓樹鱷魚底部裝滿水要一、兩分鐘。你幾乎可以聽到樹發出舒暢的聲音。如果一切順利，它50年後可以長到50英尺高。到了2069年，我希望社員達到200人的北安普頓扶輪社可以在樹下舉辦夏季例會。

凱文·庫克的第10本書《決戰第十局》(Ten Innings at Wrigley) 今年5月由亨利·霍特出版社出版。

還不是扶輪社員嗎？請到 rotary.org/join。

尋找你當地的適合扶輪社嗎？利用 Rotary.org 的「尋找扶輪社」(Club Finder) 工具。

或是運用該網站「社員中心」(Member Center) 的「推薦新社員」(Refer a New Member) 工具，告訴我們適合加入扶輪的人選。